

三听曹秀美

◆ 任海杰



成名于卡拉扬时代的花腔女高音曹秀美，最近几年数次来沪，我先后听了她两场半音乐会。第一次是2010年的上海音乐节，她与杨祥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共演唱了三曲：格利埃尔的《花腔女高音与管弦乐队协奏曲》、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中的“木偶之歌”、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虽然才三曲，但曲曲精彩，满台生辉，世界级的一流水平，全场一次又一次沸腾，以致有乐迷说，下半场的林恩·哈雷尔（著名大提琴家）就不用上场了，让曹秀美唱下去吧。

后来在上交举办的夏季音乐会上，又欣赏了曹秀美的独唱音乐会，钢琴伴奏张亮。曹秀美的表现依然让人叹服。但因为是在蓬厅，音响效果有些欠佳。

听了两回曹秀美，意犹未尽，这就有了第三回：2月14日，在这个元宵节和情人节的晚上，曹秀美与张洁敏指挥的上交合作，又在上海音乐厅举办她的独唱音乐会。这次演唱会的分量最重，冠名为“为爱痴狂——曹秀美致敬传奇女高音萨瑟兰”。萨瑟兰是花腔女高音的典范，曹秀美的嗓音也是以花腔为主，兼具抒情。

然而当曹秀美刚一出场，令我有些惊讶——神态似乎疲惫暗淡，不见以往的神采飞扬。是身体健康状态欠佳？她开唱的第一首是亨德尔清唱剧《参孙》中的“光辉的六翼天使”，这是巴洛克时期花腔女高音的招牌唱段，演唱时突出小号的伴奏，并有小号与女高音共同演绎主旋律（独奏小号的是上交小号首席夏非）。客观而言，曹秀美的表现不如以往神清气足，影响了高难度花腔技巧的发挥。第二首维尔第歌剧《奥赛罗》中的咏叹调“被藐视的新娘”，状态依然一般。好在曹秀美凭借丰富的临场经验和深厚功底，在乐队演奏威尔第《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后，及时调整自己，演唱威尔第《弄臣》中“亲爱的名字”，显示了其诠释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深度和高超的花腔技巧，全场终于爆发轰动！受此鼓舞，曹秀美拉了拉胸口的衣襟（此举引起观众大笑），再接再厉演唱多尼采蒂《村女琳达》中的“哦，这心灵的光芒”。

下半场曹秀美演唱的正式曲目也是四首：悠扬情深的阿道夫·亚当《斗牛士》中的“妈妈，我要告诉你”、抒情委婉的菜哈尔《风流寡妇》中的“维利亚之歌”、展示高难度花腔技巧的拉赫玛尼诺夫《练声曲》和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中的“木偶之歌”，曹秀美的演唱可谓功力深厚，细腻精到。返场时她加演了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约翰·施特劳斯《安娜波尔卡》等三曲，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不同之处在于，以往她是游刃有余，这回则是竭尽全力。真是岁月无情，只是一切来得突然了些。还有，既然是向萨瑟兰致敬，没有演唱萨瑟兰的代表作——多尼采蒂《拉美莫尔的露琪亚》中的“疯狂场面”，是一个遗憾。

音乐会后了解到，曹秀美并没有生病，此前一周在香港站的演唱会上状态还是不错的。等待她的下一回吧。

《嗨，朱迪》的励志传奇

◆ 刘蔚

前不久，笔者供职的单位与韩国上海文化院举办了《朴槿惠日记》一书的首发式。那天的首发式非常成功，结束之后，韩方放起了音乐，于是，大厅里回响起了伽耶琴合奏的披头士名曲《嗨，朱迪》（Hey Jude）美妙的旋律。

我十分喜欢这首由保罗·麦卡特尼作曲的歌曲，特意将它存到了iPhone中，经常在上下班的路上欣赏；也曾听过其他版本的《嗨，朱迪》。但欣赏由朝鲜民族乐器伽耶琴合奏的《嗨，朱迪》，却是第一次。伽耶琴形似我国的古筝，音色也与古筝相似，但更激越一些。因此，由它合奏的《嗨，朱迪》，除了保持乐曲原有的忧伤的情调，又多了些抑扬顿挫的韵味。

《嗨，朱迪》诞生于1968年。那年夏天，披头士乐队的主将约翰·列侬和日本女人小野洋子同居，列侬的妻子辛西娅痛苦地发现，自己与列侬的婚姻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哪个披头士成员敢于声援她或者批评列侬，唯一同情她和5岁的儿子朱利安的，只有保罗·麦卡

特尼。麦卡特尼非常喜欢小朱利安，他担心父母的分手会给孩子的心灵投下阴影，“我总是为父母离异的孩子感到难过。大人也许没什么，但是孩子……”他特意来到辛西娅家里，给她带了一支红玫瑰，并打趣道：“辛西娅，你说咱俩结婚怎么样？”说罢两人哈哈大笑，辛西娅从他的玩笑中感受到了温暖与关爱。

在去辛西娅家的路上，麦卡特尼在自己的阿斯顿·马丁车内反复哼唱着准备送给小朱利安的那首歌的曲调：“嗨，朱利安，不要沮丧，找一首哀伤的歌把它唱得快乐……”后来，他觉得“朱利安”唱起来不顺口，便改成了“朱利”，最后又感到“朱迪”更好，于是，一首悠扬抒情的歌曲《嗨，朱迪》成型了。

《嗨，朱迪》于1968年8月26日发行，最先收录在专辑《The Beatles》中，后来又作为单曲发行。虽然它长达7分11秒，比一般的单曲长得多，但还是广受欢迎，迅速成为英国与荷兰当年的单曲



▲ 披头士

冠军，短短两周就售出了两百万张唱片；并且在美国的公告牌（Billboard）榜首位置上停留了9个星期，全球销量超过了八百万张。

带有励志色彩的《嗨，朱迪》迅速风靡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原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异乎寻常的追捧。当时，由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的改革运动“布拉格之春”，遭到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的无情镇压。就在这个压抑悲伤的时刻，捷克著名女歌星玛尔塔·库碧索娃听到了电台播

2014年一个音乐会主题：战争 ◆ 周炳揆

2013年，古典音乐界热点众多：威尔第和瓦格纳诞辰200周年，布里顿诞辰100周年，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100周年等。而2014年迎来了一个有点冷酷无情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的纪念。

100年前的6月28日，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这座城市被刺杀，直接导致了一战的爆发。“维也纳爱乐”将在此日、此地演出一场主旨为“和平”的音乐会；今夏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战争”更是不可或缺的主题，回顾历史，有一些作曲家、艺术家，如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曾经支持过这场战争，后来他却成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创办者之一，极力推崇音乐节的宗旨：和平、团结和文明；美国迟至1917年方介入一战，今年也有众多的纪念一战的音乐会，其中，“克罗地亚四重奏”将于4月6日在加州的伯克莱首演一部多媒体作品——《跨越零，1914-1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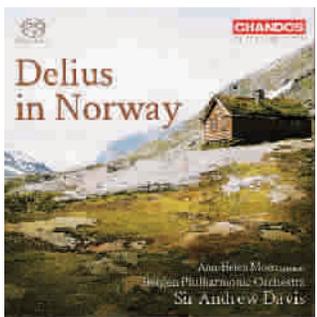
战争带给民众的痛苦是空前

的。一百年来，有大量涉及战争题材的音乐作品问世，这些作品描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饱受战争蹂躏，无数士兵在战壕里煎熬——毒气弹、枪林弹雨、心灵创伤，当然，还有奥匈帝国的瓦解等深刻的社会变化。乐迷们非常熟悉的20世纪作曲家贝尔格、拉威尔都亲身代表奥地利、法国的军队参战，他们责无旁贷地写出卓越的作品。这次“维也纳爱乐”的萨拉热窝音乐会将由奥地利指挥家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担纲，演出贝尔格、拉威尔的作品。

拉威尔有一部钢琴组曲《在库普兰墓前》，最初是为纪念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库普兰而写，1917年拉威尔整理、修改了这部作品，把主题改成纪念战争中的死者，该曲有6乐章，每一乐章是为纪念拉威尔的一位在一战中死去的朋友。今春，纽约市芭蕾舞团将演出由乔治·巴兰钦于1975年编舞的《在库普兰墓前》。拉威尔的另一部著名钢琴是为战争中失去右臂的法国钢琴家维特根施泰因而

作的《左手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部单乐章的曲子，听来十分沉重，但又充满激情，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只用一只手弹。今年3月，俄罗斯钢琴家基里尔·格斯坦将和“德雷斯頓爱乐”合作演出这部作品。

贝尔格有一部叫《沃伊采克》的歌剧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题材，情节取自19世纪德国诗人毕西纳的诗剧，但贝尔格根据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予以充实：穷士兵沃伊采克与马丽结婚并有了孩子，马丽被一军医勾引，沃伊采克面责军医，反受其辱，羞愤而杀妻，自沉于湖中而亡。这部歌剧不光是沉重，可以说是集凄凉、敌视、暴力等非人道的东西于一体，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本演出的纽约的观众有幸听到《沃伊采克》的两个版本：2月28日在卡内基大厅，作为“维也纳：梦幻之城”音乐节的一部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将演出《沃伊采克》的音乐会版本；3月，詹姆斯·列文将在“大都会”指挥5场《沃伊采克》的正版歌剧。



在描述作曲家时人们总会着墨于他们的祖国对其音乐性格的影响，但历史上也有少数作曲家很难被界定属于哪国，戴留斯就是这么一位。他1862年出生在英国约克郡，在任何音乐家词条中都毫无疑问被列为英国作曲家，但他的家族为祖籍荷兰的德国人，他本人年轻时先是游历美国，然后在德国学习，最后定居在了巴黎。

他的音乐同样如此，不能否认他的一些作品契合英国人口味，其中也能听到瓦格纳、德彪西甚至黑人灵歌的印记，辛丰年老先生曾说他是用自己的音乐语言讲“英语”的“欧洲公民”，而来自北欧的指挥家博·霍尔腾也许揭示了深藏在戴留斯音乐中的根基：“他比我

戴留斯的挪威情结 ◆ 朱墨青

知道的任何挪威作曲家更挪威。”最近，Chandos唱片公司便发行了一张标题为《戴留斯在挪威》的新碟，通过他创作生涯不同阶段中带有明显挪威印记的作品来探讨他与“精神故乡”挪威的关系，由安德鲁·戴维斯爵士指挥卑尔根爱乐乐团演奏。

生性奔放的戴留斯以风流著称，亦好远游，19岁首次游挪威便被其美丽的雪峰、森林、峡湾所吸引，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时他很快和挪威作曲家同学辛丁、哈尔沃森们成为好友，后者将他介绍给了他崇敬的格里格。如果说指挥家比彻姆是让戴留斯流芳百世的伯乐，那要是缺了格里格，他走上专业作曲家的道路都困难。因为戴留斯经商的父亲一直希望子承父业，不愿他进文艺圈，多亏格里格出面劝说，当时已经经营不善的老父勉强同意供他读完音乐学院。

定居巴黎后，戴留斯依然喜欢在北欧艺术家圈子里活动，一直到去世他都尽可能前往挪威度假，还在当地深山造了一座供消夏的小屋。挪威的山水、语言、艺术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即使像他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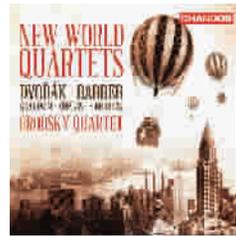
作《春日闻杜鹃初啼》这样的英国音乐经典也少不了挪威的影响。该作时常被称作英格蘭孟春景色的生动写照，并列为20世纪初英国田园派作曲家的杰作，但实际上，它是创作于法国，而且其中的第二主题更是直接引用了格里格改编的一首挪威民歌《在欧拉山谷》，该作的点睛之笔——单簧管上的杜鹃鸟（即布谷鸟）啼叫声正是源自格里格旋律结尾处的一个下行动机。

《乘雪橇》是戴留斯初识格里格时向其致敬之作，1887年冬天与两位挪威作曲家同学及格里格夫妇共度圣诞时在钢琴上首次弹奏了此曲，温暖可人。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交响诗《很久以前》则试图营造出阿斯比昂森与莫伊笔下的挪威魔幻世界，曲中对木琴的运用让人想到圣桑的《骷髅之舞》，而最具想象力的则是在乐曲高潮处由男声发出的两声怪异喊叫。除了上述脍炙人口的名作，该碟还收录了作曲家早年根据易卜生长诗《在高原》改编的同名交响诗、为海伯格的戏剧《人民议会》所作的配乐等鲜为人知的曲目。

新碟速递

来自新大陆的

四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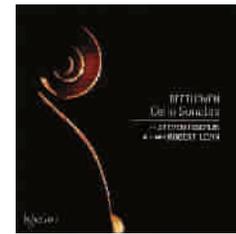


大提琴奏鸣曲全集

贝多芬

此专辑用弦乐四重奏这一媒介来探索美利坚之声，开场曲目是德沃夏克的另一部创作于新大陆的名作——第12弦乐四重奏。巴伯的弦乐四重奏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中的柔板乐章便是他著名的《弦乐柔板》的原作，此外还能听到首次录音的科普兰《牧区竞技》中乡村舞曲的四重奏改编版。

Chand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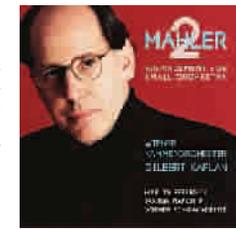


专注于本真演奏的英国大提琴家史蒂芬·伊瑟里斯与早期钢琴演奏家罗伯特·莱文一同发掘贝多芬五部大提琴奏鸣曲中的新天地，一把1726年的羊肠弦大提琴与一架1805年的早期钢琴为这些作品赋予了全新的音响空间。此外还附录了贝多芬改编为大提琴奏鸣曲的自己早年创作的圆号奏鸣曲。

Hyperion

「微缩版」

马勒第二



将演奏阵容庞大的马勒交响曲缩编为较易演奏的小乐队演奏在历史上有不少的尝试，勋伯格便缩编过第四交响曲和《大地之歌》。如今这一传统在继续，这个让小编制的社区乐团都能“玩转”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版本的改编者正是曾被该作感召而半路出家的“业余”马勒专家吉尔伯特·卡普兰。

Avie